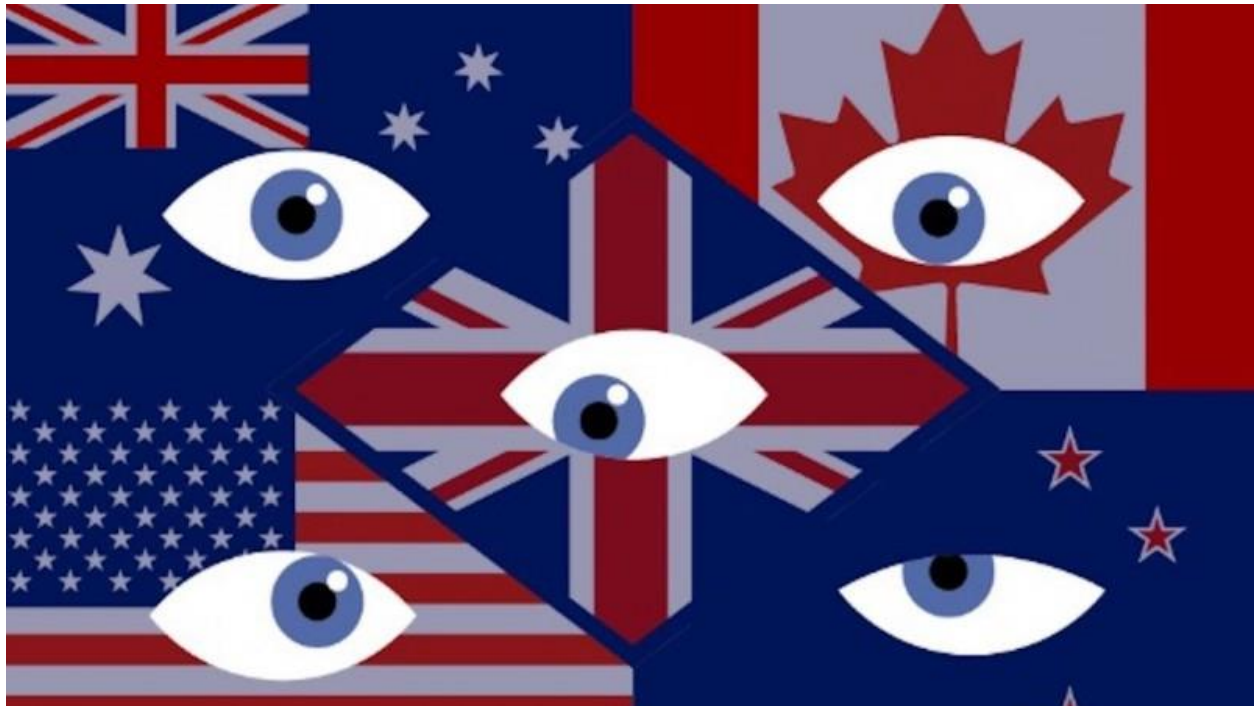


每张床底下都暗藏着红色分子？加拿大、种族划线和五眼

加中关系危机调查系列文章之三

John Price / 2021 年 12 月 23 日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和五眼联盟非但没有加强加拿大的安全，反而将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宣传运动，让人联想起麦卡锡时代, 约翰·普莱斯写道。插图由 RS Kingdom 提供。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一片废墟中，美国及其盟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约翰·普莱斯 (John Price) 对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定居者殖民国家联盟的崛起，以及它们今天如何煽动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整个系列。

“我感到非常孤独。除了我的律师，没有人站在我这边，” 在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最近搁置了对自己的指控，诉自己试图向中国泄露国家机密的案件后，当事人黄清这样说。

2013 年被捕时，黄清就职于欧文造船公司的分包商劳埃德船级社。他被指控窃取有关加拿大造船和海洋战略的秘密并将其提供给中国政府。他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八年后，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拒绝公布对他使用的窃听完整记录时，法院搁置了指控。

另外一个案例，是邱香果博士和她的丈夫程克定（音译 Keding Cheng）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称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后，于 2019 年 7 月被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邱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科学家，曾与同事共同开发出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有效治疗药物 ZMapp。在温尼伯实验室与邱共事的两名科学家坚持为她的诚信提供担保，但政府不予理睬，继续阻挠，拒绝公布针对邱和她丈夫的证据，声称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

此类事件还有更多。加拿大当局最近指控一名蒙特利尔工程师违反信任，涉嫌在冰岛建立卫星站设施的谈判中帮助一家中国航空航天公司。12 月中旬，联邦当局指控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甘延太（音译，Yantai Gan）与一所中国大学关系密切，涉嫌欺诈和违反信任。他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鉴于这种以种族划线的倾向，加拿大华人教授学会和加拿大华人教授协会代表加拿大大学的一千多名华裔加拿大教员，对 CSIS 带动出台的研究伙伴关系指南提出抗议。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他们在声明中指出，该指南将中国研究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纳入外国代理人的范畴，称其“毒害了加拿大的学术氛围”。

针对加拿大华裔科学家的现象与加拿大间谍机构影响力的上升相伴而生：如，负责分析和采取行动的 CSIS 和负责信息收集的通信安全机构（CSE）。这两个机构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五眼”联盟的间谍机构都有深度融合的关系。

退休加拿大准将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称五眼联盟“由共同的盎格鲁 - 撒克逊文化而结缘”，指出了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复杂的全球间谍网络之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根源。[1]

CSIS 的逐渐升级

不久前，新西兰外交部长纳纳亚·马胡塔（Nanaia Mahuta）宣布：“我们对五眼联盟扩大职权范围感到不舒服。我们更愿意寻找多边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的利益。”她的上述表态是在五眼间谍网络表态希望在（制定）关于中国的政策中发挥协调作用之后作出的。

一周后，马胡塔重申了她的担忧：“五眼联盟仅涉及安全和情报框架。没有必要时时处处在每個问题上都搬出五眼作为回应的起点，在围绕人权领域的特定问题上组建联盟。”可是加拿大政府却无视这些警告。相反，它已经采取行动提升 CSIS 的功能，允许 CSIS 参与大范围的种族定性，加剧了反华运动和与之配合的恐华症。

公共政策论坛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为 CSIS 创造了一个“契机”，CSIS 现在宣称，“间谍不再穿风衣，他们穿着实验室外套。” [2] 该机构创建了包括“学术外向延伸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内的新计划，并在社交媒体上设立 YouTube 频道并提供支持以打击某些网络犯罪，同时散播对“外国行为人”的恐惧 – 所指的“外国”显然并不包括美国。

这种过度的做法现在已经达到了危险的比例，加拿大国家科学和工程研究理事会要求所有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理事会 (NSERC) 联盟拨款项目的申请人必须按照 CSIS 的要求进行自我检测。这种对研究的干扰是通过 CSIS 与主要研究机构合作来完成的，包括加拿大创新基金会，加拿大卫生研究院，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加拿大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理事会，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理事会，加拿大研究型大学 U15，加拿大大学协会，以及各大学分管研究的副校长协会。

到目前为止，当地教师协会和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 (CAUT) 似乎都没有过问过针对加拿大华裔研究人员的以种族划线的种族主义问题。CAUT 过去曾将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标记为“对学术自由的威胁”。也许，是时候让教师协会关注恐华症、以种族划线、及五眼作为全球定居者殖民网络对学术自由构成的威胁了。

“五眼”与错误信息

9/11 后美国“反恐战争”激发出巨大推动力，随着 COVID-19 大流行的爆发，五眼联盟大力包揽了一些原本不是份内的事情，包括前不久在香港选举问题上出面协调五眼联盟的政治声明。除了协调反华运动、黑客攻击和对电信的非法监控等具体行动，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 (情报) 机构的内在偏见如何影响其盟友并为“假新闻”推波助澜。

关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莫过于 2003 年，那位不久去世的科林·鲍威尔 (Colin Powell)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用美英情报部门提供的虚假情报作证，指萨达姆·侯赛因政权

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WMD) ， 为入侵伊拉克辩护。而这个情报正是由五眼提供的，得到了 CSIS/ CSE 的支持。

加拿大前安全官员艾伦·巴恩斯 (Alan Barnes) 最近透露，2003 年，"CSIS 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分析倾向于支持来自华盛顿的说法。这可能反映了 CSIS 管理人员和分析人员希望能在关键问题上与美国情报部门保持一致，担心不一致可能会损害他们间的密切配合关系。[3] 时任总理让·克雷蒂安 (Jean Chrétien) 的顾问们对 CSIS 提供的这份带有偏见的报告不予重视，建议克雷蒂安不要加入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和约翰·霍华德 (John Howard) 的"自愿联盟"入侵伊拉克。

2003 年，迫于加拿大国内历史上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 -- 反对入侵 (伊拉克) 及联合国拒绝制止军事行动 -- 的压力，克雷蒂安听从了顾问们的建议，并因此遭到布什和布莱尔的严重不满。人们不禁猜测，这一经历是否影响到克雷蒂安的后续立场，让他坚持加拿大政府应该无视美国的引渡请求，将孟晚舟释放交给中国，以换回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沃尔。

然而，2006 年斯蒂芬·哈珀 (Stephen Harper) 领导的少数派保守党政府上台，支持反恐战争的力度与对加拿大间谍机构的支持随即开始加大。此举很快催生了一批有害的小册子，如由一名前 CSIS 官员和一名记者撰写的《间谍之巢》，指控华裔加拿大人充当了“中国政府的代理人”[4]。此为最早出现的虚假指控之一。随后，2009 年至 2013 年担任 CSIS 局长的理查德·法登 (Richard Fadden) 宣布，一些民选的市级和省级政治官员受到了“外国政府”的影响，他指的是中国。这些关于华裔加拿大人是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指控日裔加拿大人为日本帝国代理人的种族主义做法十分相似。

斯蒂芬·哈珀随后于 2015 年任命法登为他的国家安全和情报顾问。2014 年发生在加拿大的一起暴力事件之后，加拿大出台 C-51 法案，给予国家更大的侵权空间。[5] 权力扩增后的 CSIS/CSE 及其加盟“五眼”放大了伊斯兰恐惧症，产生了严重后果，其中包括：

- 加拿大政府拨款 5000 多万加元，用于解决与监禁加拿大人 Maher Arar 、 Omar Khadr 、 Abdullah Almalki 、 Muayyed Nureddin 、 Ahmad El Maati 及酷刑

有关的法律案件，用于这些案件的不可靠证据是由 CSIS 或加拿大皇家骑警提供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同行分享。

- 五名 CSIS 高级情报官员对 CSIS 提起诉讼，指控在工作中存在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和伊斯兰恐惧症。虽然指控最终在庭外和解，但这些指控所指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放在 CSIS 权力的框架中来理解，也就不奇怪了。[6]
-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民自由协会 (BC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 揭露了 CSIS 如何非法监视反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修建石油管道的原住民团体和环保主义者。

今天，主流媒体经常拿着 CSIS 的报告，不加批判地加以重复和使用，将他们的不当行为和罪行统统归结于过去发生的事。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指出，“五眼”的持久作用“在媒体报道中，以及在国际关系、监控研究、媒体、传播和新闻等研究领域被忽视了”。[7] 这在加拿大是不争的事实。保守派，大部分主流媒体，甚至连一些进步政策的倡导者都常常认可“国家安全”的话语体系，对加拿大间谍机构的角色及其与全球其他定居者殖民国家的国际联系见怪不怪，视为正常。[8] 这样的话语助长了恐惧政治，助长了白人民族主义，强化了对全球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支持。

不幸的是，特鲁多政府也认可了恐惧政治，强化了 CSIS 的职能，导致它在 2019 年联邦大选期间滥用了自己的职权。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五眼联盟”已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积极行动公开干预政治：“2020 年 5 月，[五眼]联盟同意将其作用从公正、安全情报扩大到更加公开的尊重人权和民主的立场。” 恰恰在此时，CSIS 和 CSE 于 2020 年 5 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出“外国干扰和间谍活动”对加拿大卫生组织的网络安全构成的“风险”已经升级。这两个组织在声明的最后指出，“加拿大政府与五眼联盟成员之间有着牢固而宝贵的关系。我们定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共享信息，这对保护我们各自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大影响。”

CSIS 和“五眼”组织非但没有加强加拿大的安全，反而将这个国家卷入了一场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宣传运动，让人想起美国的麦卡锡时代，那个政府机构对任何反对官方外交政策的人进行政治迫害的时代。

任何人都应该像黄清那样独自承受这个难以承受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巨臂的碾压。

*John Price 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uthor of *Orienting Canada*, and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newly formed Canada-China Focus, a project of th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and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约翰·普赖斯 (John Price) 是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 · 《加拿大定位》 (*Orienting Canada*) 一书的作者 · 也是新成立的《加拿大-中国焦点》 (*Canada-China Focus*) 顾问委员会成员 · 该中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全球研究中心 (维多利亚大学) 的一个项目。

[1] James Cox, “Canada and the Five Eye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pen Canada*, December 18, 2012.

[2] Catherine Lathem, “A Pivotal Moment: CSIS Steps Out of the Shadows to Protect Canada’s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care Secto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ublic Policy Forum*, November 23, 2020.

[3] Alan Barnes, “Getting it Right: Canadian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on Iraq, 2002-2003,”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35.7, (2020): 933-34.

[4] John Price, “From the Margins and Beyond: Racism,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Asian Canadian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Its Legacies*, ed. Kimie Hara (London: Routledge, 2014), 200-201.

[5] Reg Whitaker, Gregory S. Kealey, and Andrew Parnaby, *Secret Service: Political Policing in Canada from the Fenians to Fortress Americ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2), 431-520; Craig Forcese and Kent Roach, *False Security: The Radicalization of Canadian Anti-Terrorism* (Toronto: Irwin Law, 2015).

[6] Paul Weinberg, “Stuck on the Threshold of Reform,” *The Monitor*, January 2, 2018.

[7] Felicity Ruby, Gerard Goggin, and John Keane, “‘Comparative Silence’ Still? Journalism, academia, and the Five Eyes of Edward Snowden,” *Digital Journalism* 5, no. 3 (November 2016): 353-367.

[8] Pascale Massot, “Global Order, U.S.-China Relations and Chinese Behaviour: The Ground is Shifting, Canada Must Adju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74.4 (2019), 606;”